

## 梁惠王章句上

1 — 7

齊宣王問曰：“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？仍是私我圖霸之志。”

孟子對曰：“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。私淑孔門之意，亦不欲道霸業也。無以，則王乎？惟王道，余不足與言也。”

曰：“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仁，萬德俱全。覺仁即王。仁者為王。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此心有天下之民，即是保天下之民。成己之是，即是成民之是。視民同私產，寡人而已。莫之能禦也。既無加於他者，則御無可御也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覺仁即王。王即保民。不能保民者，非王也。”

曰：“可。人皆覺仁而王，只待覺仁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一體同仁，則無此一問。”

曰：“臣聞之胡龔(hé)曰，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對曰：‘將以釁(xìn)鐘。血祭之名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觶觶(húsù)，恐懼发抖狀。若無罪而就死地。’對曰：‘然則廢釁鐘與？’曰：‘何可廢也？以羊易之！’不識有諸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為愛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不忍，仁之發動而尚未覺也。百姓不見而又不能覺仁，故以為愛牛。仁者一體同仁，故知此不忍之情乃仁之冥冥發動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。誠有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愛牛之愛，愛物也，私欲而已，非愛也。愛必仁愛，泛愛一切，渾然一己，自愛也。自愛故愛一切。即不忍其觶觶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牛與羊無別也，以羊易牛，五十步與百步耳。”

曰：“王無異(驚異也)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唯仁者知其不忍。王也不知也。”

但若百姓亲见牛之骸骸，必也有不忍也。王若隱（窃怜也）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？不忍牛之无罪而就死地，推之，則知民若无罪而不可就死地也。”

王笑曰：“是誠何心哉？我非愛其財。固非愛牛，只是不覺。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似有所悟，仍未覺也。”

曰：“無傷也，仁待覺，不可傷也。是乃仁術也，情之權宜，亦發乎仁。見牛未見羊也。牛，情也。羊，義也。義，仁之發明，事物之處宜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君子，仁者之謂。仁者不殺，亦不忍殺也，故遠殺生之地，不止庖廚，戰場刑場皆是。”

王說曰：“詩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謂也。仁者一體同仁，非揣度他者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尚未覺也。夫子言之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猶不忍，亦發乎仁，莫名其妙也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復於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舉百鈞’，而不足以舉一羽；‘明足以察秋毫之末’，而不見輿薪，則王許之乎？”

曰：“否。”

曰：“今恩（恩者，仁也。禮記）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為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為不用明焉，百姓之不見保，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為王為王，施惠于人，虽近仁，仍未覺仁。王必仁者。仁者不王于他者。仁者自為。”

曰：“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？”

曰：“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誠不能也。為長者折枝，語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。欲仁斯仁至矣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可及一切，仁之德也。天下可運於掌。仁者天下此心，皆我化育。詩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彼亦无外此心。外則不可加也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說文：恩者，仁也。推，遍及也，只在覺仁。推恩即擴仁心于无外。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為而已矣。惟成己之是，盡己之仁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不覺也。權，然後知輕重；度，然後知長短。權度，仍是知覺，一切在外，利害為計，非仁覺也。物皆然，心為甚。物由心造，心外无物。王請度之！必反求諸己。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只是就害的一面說。”

王曰：“否。吾何快於是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？”

王笑而不言。坏笑。

曰：“為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煖不足於體與？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，而王豈為是哉？”

曰：“否。吾不為是也。”

曰：“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國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與？”

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。以若所為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為之，後必有災。仍是以利害說。”

曰：“可得聞與？”

曰：“鄒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為孰勝？”

曰：“楚人勝。”

曰：“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眾，弱固不可以敵彊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？蓋亦反其本矣。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？若是，則齊恐不存矣。”

王曰：“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。實話實說。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”

曰：“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。士之恆心，非仁者此心也。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。民亦有仁者，士亦有不仁者。苟無恆心，放辟，邪侈，無不為己。不仁之王亦然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罔，自蔽之謂。民自罔，猶王之罔而罔民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為也？惛君在位，奈何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仁君无加諸民，民自富，惛君焉知？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民豈若螻蛄犬馬？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仁者自治，必有禮義。不仁者焉知禮義？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。仁者自然仁行，不仁故反而行之。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；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孟子王道之理想，盡于此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然則王者，亦未之有也，除非人皆仁者，人皆王也。”